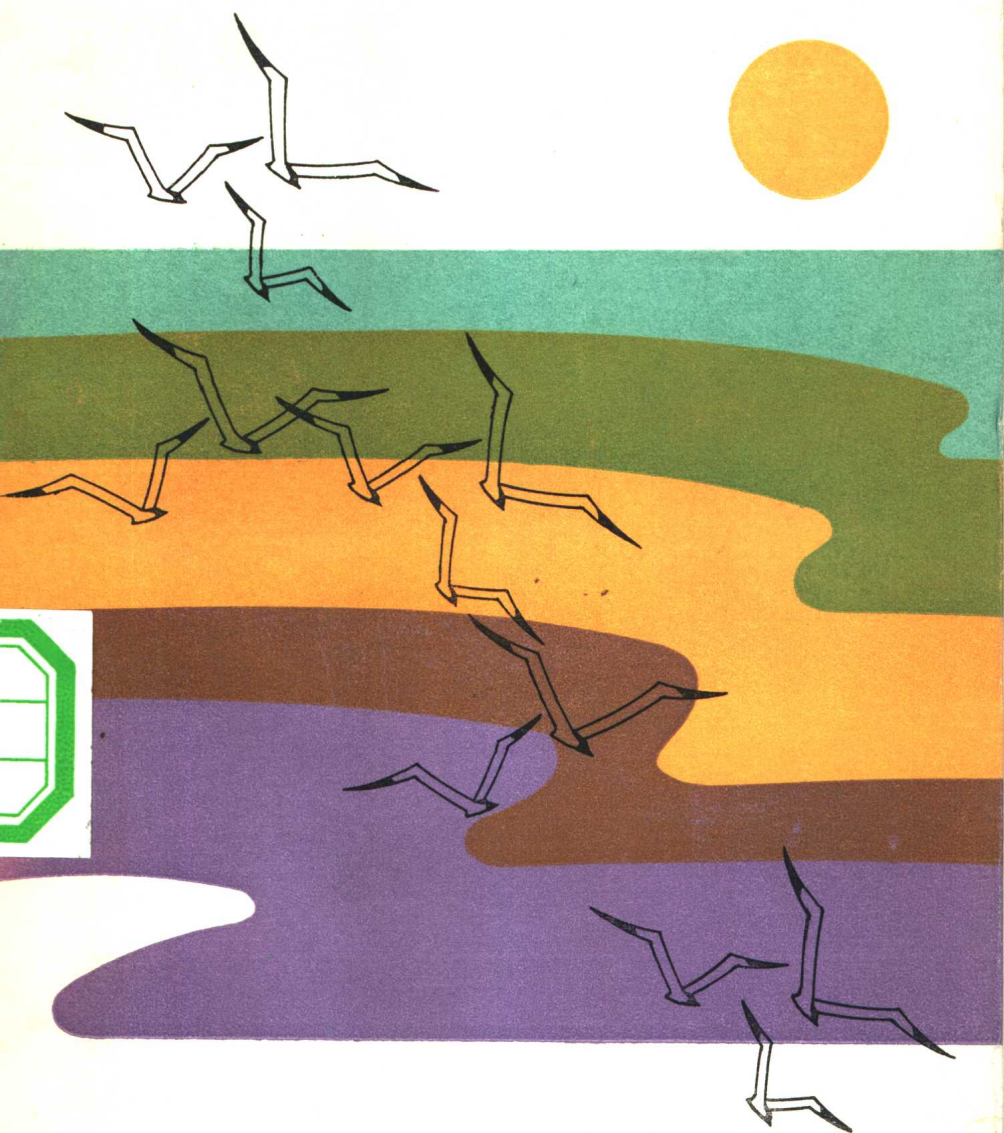


达理短篇小说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达理短篇小说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达理短篇小说选

Dali Duanpian Xiaoshuo Xuan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243,00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12¹/₄ 插页:3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0

责任编辑: 毕友言

责任校对: 李秀芝

封面设计: 章桂征

统一书号: 10158·744

定价: 1.15元



作者小传

达理系马大京(男)、陈愉庆(女)夫妇合作写稿所用的笔名。

马大京，一九四七年生于南京。一九七〇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辽宁师范学院做院刊编辑和图书馆管理工作。一九七九年调大连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陈愉庆，一九四七年生于上海。一九七〇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当过中学教师、宣传干事。一九七八年调《海燕》文学月刊社做编辑。一九八〇年调大连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分会理事。

两人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合作，先后发表了《失去了的爱情》、《虔诚》、《白帆》、《海的召唤》等中、短篇小说和剧本。其中《路障》获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多幕剧《理想之光》获一九八〇年辽宁省戏剧创作一等奖。《在初春的日子里》、《让我们荡起双桨》获《鸭绿江》文学奖。《卖海蛎子的女人》获辽宁省政府文学奖。

目 次

失去了的爱情·····	〔 1 〕
生命之歌·····	〔 34 〕
在初春的日子里·····	〔 56 〕
战士，请别开枪·····	〔 95 〕
海的召唤·····	〔 120 〕
路障·····	〔 212 〕
相逢在海边·····	〔 240 〕
卖海蛎子的女人·····	〔 282 〕
墙·····	〔 300 〕
让我们荡起双桨·····	〔 334 〕

失去了的爱情

衣柜的门大开着，樟木箱盖高高地支了起来，一只大抽屉倒扣在地上。小玲玲四处追逐着满地滚动的线团、钮扣、雪花膏瓶，欢喜地扬起脸叫嚷着：“妈妈，这个给我吧？”“妈妈，那块花布头儿你还要吗？”……妈妈脸上掠过一丝凄然的苦笑：“拿吧，孩子！随便拿吧，只要是妈妈的东西。”

这句话，更增添了孩子的兴致，但却使金惠萍感到一阵揪心似的痛楚。无知的孩子哪里知道，家里的东西从今天起分成“爸爸的”和“妈妈的”将意味着什么；而金惠萍清晰地知道，这标志着她与丈夫汪子扬共同生活的历史，将永远地结束了。

八年了，他们一起建设了这个小家庭。这里的各样东西，都留下了他们共同生活的痕迹，并曾给她带来过温暖和幸福；但今天，它们却使她感到冰冷和绝望。她决心抛弃这一切，只带走仅属于她自己的那小小的一部分。

金惠萍的目光落在从大学时代起就伴随着她的那只小皮箱上。她缓步走到床前，准备把自己的几件随身衣裳装进箱里。

打开箱子，箱盖内侧那只精致的衬袋突然使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跳。她不禁伸进手，抽出一只镶着蓝色波纹的航空信封。薄薄的已经有些磨损的两页信笺取出来了，第一页信纸上端写着“惠萍”，第二页下端署名是“彭唤涛”。

“呵，他的信！”金惠萍用颤抖的手捧起信笺，只觉得一股股热浪扑打着心房，她的眼前蓦地一阵模糊……

“你怎么哭了，妈妈？”小女儿扑到妈妈跟前，和妈妈一样妩媚细长的眼睛里充满了惶惑和不安。金惠萍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在孩子那鲜嫩的脸蛋上。

—

那是十年前一个初夏的上午。

伴着一串清脆的铃声，一辆墨绿色的自行车停在院外的大榕树下。

“金惠萍，信！”邮递员喊声未落，屋里的小提琴声嘎然而止。金惠萍掀开竹帘，象一只燕子飞下台阶。

她坐在藤萝架下的竹凳上，急切而又小心地拆开信封，心中不禁一阵激跳，“呵，是他！真的是他！”

半个月前，学校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她被那种从未见过的野蛮行径和流血场面吓坏了，匆忙搭车回到广州家里。金惠萍的父亲是市交响乐队的小提琴师，严谨的职业生活给他自己，同时又经过他，从小教给女儿一种循规蹈矩的习惯。在同父母商量以后，金惠萍一连向班里的同学

发出四封信，托他们替她请假，并希望在武斗结束后，及时通知她返校参加运动。

她第一封信写给彭唤涛。当她把信投进邮筒时，突然感到一种神秘的喜悦和期待袭上心头。曾是团支部书记的彭唤涛没参加任何一派。想到彭唤涛，金惠萍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的长相很普通：个子不高，脸庞清瘦，头发有些发黄，这可能是从小在陕北老乡家里养大，一直营养不良的缘故。但他身上，却有一种动人的风采。他的目光热情、诚实，待人真挚，处处替别人着想，而且想得很细。

金惠萍真切地记得，三年前新生联欢晚会上，她表演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彭唤涛手风琴伴奏。他们只排练了两遍，但她的几处弱点，彭唤涛都一一记在心里。演出时，那几处含混的地方，都由他的手风琴声巧妙地掩盖了；而在她确有把握出彩的段落，他则尽力压低自己的伴奏。她的独奏博得了台下一片热烈掌声。当她满怀喜悦地去谢幕的时候，伴奏者早已退入后台了。从此，她总不自觉地怀着一种特殊的热情观察着这个小伙子，她忍不住想常常见到他，也希望听到同学们谈起他；而当他向自己迎面走来时，她却又不由得双颊绯红，害羞地低下了头……她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她知道，这是她平生从未体验过的一种心情。在这种心情驱使下，就连这次写给彭唤涛的信，也比另外三封格外用心。想不到，他这么快回信了。身居千里之外，这第一封飞来的竟是他的信！

“没有人会谴责你的不辞而别，而且也不应该；至于

请假，更是难以办到的，向谁去请呢？”在开头的问候之后，信中这样写道。“两派的嫡系部队，正在为自己的山头进行‘圣战’，校园里处长矛飞矢，剑影刀光，堂堂的高等学府，如今成了地地道道的‘古战场’，历史似乎一下子退回到了纪元年前。几天前，汪子扬率领的长矛队攻占了三十二楼，法语专业的一名同学被长矛戳穿了前胸当场死去，伤者数不胜数。是谁煽起同学间相互仇杀？是谁在全国挑起大规模武斗？这些，群众心明如镜。八亿人民不是匍匐在强权之下的愚氓，而是站起来的伟大的智者；几只长着黑色铁腕的魔爪，遮不住人民心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光芒。

“建议你暂时作个‘逍遥派’，但思想万勿逍遥。专业不要丢下，琴也应多练。你的技巧有余，似应在意境上多下功夫，是否拉拉马扎斯？”

金惠萍也不记得自己究竟把信看了几遍，她实在搞不清到底是谁导演了这场悲剧。信中一些话的含意，她并不全懂，但她仍感到那么亲切温暖。因为，他的信也和他的人一样，是坦白诚恳的，甚至是推心置腹的。

她把信珍藏在自己的小皮箱里，取出马扎斯的《艺术家练习曲》，认真地练了起来。琴声悠扬婉转，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拉出的音符里充满了诗情画意。

二

武斗终于平息了。金惠萍回到了断垣残壁、砖石狼藉的校园。大联合改变着学校的面貌：刀光剑影消失了，代

之而起的是高擎着红宝书的秩序井然的队伍。人们在广场上排成方阵，围成圆圈，在一片“敬祝”声中，参差起舞。

突然，外语系教学楼里，飞出了激越雄壮的歌声。这歌声如惊雷动地，似大潮奔腾，它穿过广场，冲上晴空，在古老的校园里飞扬回荡，激动着每个人的心房。“听，国际歌！”同学们交换着惊喜的目光，把视线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外语系教学楼。

明媚的阳光洒满了宽大的阶梯教室。刚刚开过全系大联合会议，同学们在系大联合领导小组副组长彭唤涛的指挥下，先是用中文，接着用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一起高唱《国际歌》。

金惠萍几乎是付出了全身的精力，运用全部技巧，用小提琴为大家伴奏。她的眼睛越过面前上下翻飞的琴弓，凝视着彭唤涛那坚定有力的双臂，那表情庄严的脸庞，把自己的满腔激情，融汇到每一个音符中去。她的心弦随着琴弦一起震动，发出和谐有力的共鸣。

“你拉得真好，”彭唤涛热情地赞扬她，“比过去大有进步，太好啦！”

“真的吗？你喜欢听？”金惠萍抚摸着琴身，月牙一样明澈妩媚的眼睛勇敢地望着彭唤涛。

“喜欢。”彭唤涛发自内心地说，“有时间一定听你拉几首。”

不久，彭唤涛果然到她的宿舍里来了，而且带来了手风琴。他俩配合得那么融洽、和谐，金惠萍深深地陶醉

了。她多么希望时间就此停住，让他的琴声永远陪伴着她……呵！彭唤涛对她是那样富有魅力。她似乎是处在一块巨大的磁石所放出的磁场之中，不禁随之心荡神摇了。

一连几夜，她失眠了。最后，她终于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告诉了她最知心的女朋友，同宿舍的尤浦芳。

尤浦芳是生长在黄浦江畔的一位著名建筑专家的女儿，又是班里的团支部宣传委员。大学生活开始不久，金惠萍就对这个爽朗而又有主见的姑娘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信赖和钦佩。那是从金惠萍突然接到班里的体育委员汪子扬的一封求爱信引起的。情书的字里行间燃烧着火一样的热情，并随信附上了一张风度翩然的小照。金惠萍惶惑得不知所措了。尤浦芳望着她那含着委屈泪水的眼睛，竟“噗哧”一声笑了：

“何必为这种事伤神呢？”尤浦芳轻松地摇摇头，若无其事地说，“我也同样收到过他这样一封来信，但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想爱谁，那是他自己的权力，你不理他，也就够了。”

“他自己的权力？”金惠萍对这种新奇的說法感到吃惊，赶紧问：“那，信怎么办？”

“退给他。诚恳地对他说，我不爱你。如果对方是个连这句话都不值得奉告的人，那就干脆把信扔到垃圾堆里。”

金惠萍眨着惊奇的眼睛，不好意思地笑了。从此，她遇事总愿和尤浦芳商量商量，而且，每次都能得到一个圆满的解答。

“浦芳，你说，我这到底是怎么了呢？”金惠萍在向尤浦芳讲述了自己的心事后，问道，“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尤浦芳脸上迅速滑过一种难以捉摸的复杂表情。在金惠萍的印象里，遇事沉默不语，这在尤浦芳还是第一次。她有些疑惑不解了。

“难道……”她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我不该想这些？”

“不——”尤浦芳长舒一口气，郑重而深情地说，“他，值得你爱。”

“那，我值得他吗？”金惠萍兴奋得涨红了脸，鼓足生平的勇气说出了这句话，慌乱之中，说得很不通顺。

这句问话在尤浦芳心中激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波澜，她一时不知应该怎么回答。但当她一触到金惠萍那充满初恋的憧憬和不安的目光，顿时感到自己的闪烁其辞是有罪的。她从容地把齐耳的短发向肩后一拢，善意而风趣地问道：

“想让我去当红娘，是吧？”

“浦芳，你——”金惠萍情不自禁地把脸贴在浦芳的肩上，感激地说，“你真好！”继而，她又担心地嘱咐道：“你先听听他的意思，要是不行，先别说我……”

“放心吧，鬼丫头！”尤浦芳轻轻捏了一下她的手说，“我知道该怎么对他说。”

三

金惠萍对彭唤涛爱得近乎发痴了。三个月前的一个星

期天，通过尤浦芳的安排，他们在颐和园知春亭做了第一次约会后，她简直象影子一样步步追随着她的唤涛了。

在男生宿舍围坐一圈开班会，她的目光总是不知不觉地落在唤涛的身上。在大饭厅的卖饭口买好饭菜，转过身来，她第一眼就能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发现他，于是不由自主地朝他坐的桌子走去。每天晚上熄灯躺下以后，她都要在心中暗暗计算着，今天见到了他几次，都是在什么地方；今天他和自己说了几句话，都说了些什么……然后怀着对明天的甜蜜的希望，微笑着睡去。一到周末的傍晚，她就静静地坐在宿舍里，盼望着他那熟悉的叩门声。然后，他们就沿着两边排满了白杨树的笔直的学院路，无目的地朝前漫步走去。金惠萍真希望脚下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可以让他们永远这样走下去。

从此，在曙光微露的山岗上，在红叶如火的枫林里，在峭崖绝壁的鹫峰之巅，在洒满阳光的天安门广场……金惠萍走在自己热恋的情人身边，听他从历史讲到现实，从哲学谈到宗教，从科学谈到迷信，在自己的面前展示了一个广阔深邃的思想的世界。这里有呼啸旋转的风暴，有阴沉翻滚的黑云，有白帆点点的海岸，有蔚蓝高远的晴空。金惠萍时而感到惊异，时而感到迷惘，更多的是感到深深的不安。

“惠萍，我总觉得，如果非要把名字写进党章，才能确定接班人的地位，那真是太可悲了。再说，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你说些什么？”金惠萍从唤涛的怀里抬起了惶惑的眼睛，接着，又惊愕地张大了嘴，“呵，别瞎说了，太可怕了！”

“别吓成这样。”唤涛把惠萍的手放在自己滚热有力的掌心里，深沉、激愤地说，“我一天比一天看得更明白，以那个‘接班人’为首的一伙丑类，是中国历史上最阴险最肮脏的奸佞。他们想踏着中国革命功臣的脊梁去摘掉光明的太阳，他们想陷害最忠勇的人民的总理，砍倒中国革命的擎天大柱。他们恶毒地把无产阶级领袖丑化为天神和皇帝，妄图把英雄的人民当教徒和奴隶那样摆布，以求他们来日登基称帝……我们的人民，决不会忍受这种侮辱；历史，也决不可能这样头脚倒立下去……”

“呵，我求求你！”姑娘扬起俏丽的脸庞，目光恳切地说，“你千万别想这些危险可怕的问题了，更别再向任何人讲。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别这样，惠萍。”彭唤涛安慰地抚摸着姑娘的肩头，轻轻地说，“强权只能禁锢人的舌头，却不能禁锢人的思想。你放心好了，尽管我随时都在准备弹药，可我决不是一个盲动主义者。他们碰不着我。”

“我真怕他们碰你！学校揪出了那么多反动小集团，实在太可怕了……”姑娘紧紧地依偎在亲人的怀里，生怕什么人把他从自己手里抢走。

四

入冬后的第一场寒流突然袭来。肆虐的北风呼叫了一

夜，第二天一早，枯枝败叶铺满楼旁路径。“清队”运动已进入高潮，各系揪斗反动小集团战果累累，各种建筑物上触目惊心的黑字红叉的大字块，不断更新。校园里，人人垂首低眉，脚步匆匆，即使最熟悉的人路遇，也只交换一下会意的目光，便迅速擦肩而过。

伴着一片纷乱急促的脚步声，做“早请示”的人流迅速涌向广场，宿舍楼里顿时安静下来。

彭唤涛推开一扇南窗，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今天轮到他作宿舍卫生值日。他把四张方凳倒放在书桌上，抡起拖把，刚要擦地，一个敏捷、墩实的身影闪了进来。他迅速环顾了一下，轻轻地关上了门。

“出什么事了，小黄？”彭唤涛打量着神色异样的黄烈成，一种不祥之兆立即钳住了他的心。小黄是系清队办公室成员，一个质朴正直的工人儿子。他有些忙乱地用手托着鼻梁上的白边眼镜，说话声急促而又低沉：

“系清队办公室收到一封上边打回来的上告信，信里指名道姓地批评中央文革，还说咱学校的清队是搞法西斯白色恐怖，设集中营，是谎报情况，欺骗主席……信是用仿宋体写的，署名是普通党员。”他抹了一把额上渗出的汗水，一口气讲下去，“信上说的，尽是咱外语系的事儿，还说喝延河水长大的战士，要永远发扬延安精神，不许有人用强权践踏党的旗帜。咱们系的党员里，只有你和方延丹是在延安长大的，马上就要拿你俩开刀，还要把延丹从医院拖出来交代问题……”黄烈成还想再说什么，楼道里传来一阵脚步声又使他把话咽了回去。“你们快作

好思想准备，别叫他们打个措手不及！”小黄再三焦虑地叮咛着，轻轻退出门去。

“她果然写信了！”彭唤涛眼前忽地闪出方延丹那苍白的布满病容的脸；她那纤弱却又充满激情的声音响起在耳畔。

那是二十多天前的事情了。彭唤涛去校医院看望外语系的学生党支部书记方延丹。她是比唤涛大四岁的调干生，丈夫在江西驻军某医院当军医，她的父母一直担负着上海一座大型钢铁企业的领导职务。

两年前，瘦弱的延丹被疾病缠身，最近又出现心力衰竭征兆。但病痛丝毫不能剥夺这位年轻党员的高昂斗志。她始终警惕地注视着这座著名学府——当时的革命风暴中心所发生的每件事情，并把这一切与党的事业、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你可来了，唤涛！”延丹从病床上挣扎着坐起来。肥大的白色病号服裹着她那削瘦的双肩，深邃的眼睛里，依然跳动着两朵明亮、热情的火焰。

这是一间能住两位患者的病室。

“我的病友散步去了，”她用手指着对面的病床，“你就坐在她床上吧，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从一入学起，延丹就象一个年长的大姐那样，对于出生在延安的彭唤涛怀着一种天然的手足之情。“有件事，我想了很久了。”延丹倚在松软的大枕头上，深陷的两眼探询什么似地凝望着彭唤涛，“我想给党中央写封信，坦率地阐明自己对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如果毛主席和党中